

## 引 言

本书是拙著《燕史纪事编年会按》的缩写本。

说到燕史，文献资料极少。李学勤先生在给拙著《会按》的序中说：“燕国历史的研究，在周朝各个主要诸侯国中，有其独有的困难。这是由于史缺有间，从西周到春秋，有关燕国的记载十分稀少零碎。春秋时期二百多年，《左传》、《史记》所提到的燕国事迹不过两三条，《燕世家》还有把姑姓南燕误作北燕之处。新出土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第二章述燕、晋交战，章末说晋人在燕南大败燕师，系指姬姓北燕无疑，但对燕史研究也没有太多帮助。”王宇信先生在《会按》序中也说：“虽然燕国在西周王朝各诸侯国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史籍里有关燕与宗周联系的史料甚少。……因此，苦于‘文献不足征’，一直是史学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由于它的制约，燕史研究长时间处于沉寂状态。”笔者有鉴于此，历时十年，埋首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时代的一百四十多种古籍和文献之中，和北京及附近地区燕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成果之内，爬梳整理出了燕国史料五十余万字，写出了有关燕史的各种按语二十余万字，将涉及燕国的文献、考古材料尽力网罗与尽心整理，为燕史勾画出了基本的线索和

轮廓，编撰成了《燕史记事编年会按》一书。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燕国风云八百年》的小册子，就是据《会按》改写而成。由于受文献与考古材料的限制，这部书在反映燕史上是两头大、中间小的畸形。其前段西周早期，以金文与考古材料居多；后段战国中晚期，则以《战国策》、《史记》等文献资料及金文、帛书等古文字资料为主；西周中、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内容极为单薄，有待于今后新的考古发现加以补充。

## 一、燕国的开国封君——召公奭

### 1. 燕国五都有三都在北京

从西周初年周武王伐灭殷商、封立燕国（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11 世纪中叶），到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 222 年）秦国大将王贲率秦军攻燕辽东俘虏燕王喜，我国周朝北方最大的诸侯方国——燕国，在周的北土已巍然屹立了八百余年。她偏在北土；“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在战国七雄中“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而，她不畏险恶的环境，以自强不息的战斗精神，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获得了发展与壮大。她北御山戎，驱逐东胡；南抗齐、晋，争雄中原。最鼎盛时，统有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的辽阔土地（相当于今河北省中部、北部及北京、天津全境与辽宁省大部）。她不仅是周朝控制北方的锁钥，

《史记·燕世家》后太史公赞语，意思是说：燕国外受蛮貉等游牧戎狄部族的压迫，内受齐、晋等大国的挤压，在强国之中挣扎。

《史记·匈奴列传》：“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保卫周朝北土的屏藩；也是开拓、建设我国北方与东北广袤疆土的先锋，是将中原文化向北方与东北广大地区传播的前驱。表现了中华泱泱大国的豪气雄风，在中国古代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显要地位。

我们祖国的首都北京，当年就正处于燕国中央而核心的位置上。燕国先后曾有过五座都城，其中初都、中都与上都这三座都城，就都在今日是北京地区范围以内。燕国的初都，就是燕国受封立国之初的那座都城。几千年来，后世的人们对她几乎是一无所知。只是当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北京市的考古学家发现并发掘了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的周初燕都古城和黄土坡燕国墓地以后，人们才确认这座古城就是燕国的初都。燕国的中都，在宋代官修的地理书籍《太平寰宇记》中有明确的记载。书中的《幽州良乡县》条说：“在燕为中都，汉为良乡县，属涿郡。”中都是什么时代的燕都呢？对此，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顺天府志》引《图经志书》作了明确的回答。《图经志书》说：“良乡县，春秋战国时，在燕为中都，西汉置良乡县城。”看起来，春秋战国时期的燕中都，就是西汉的良乡县城。这座古城，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和考古学家的田野发掘证实，她应当就是今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西的“窦店古城”（图 1）。燕国的上都，就是自商至汉魏以降的蓟城。她的具体位置，大约在明清北京内城的西南边沿和北京外城的西北部。据笔者最近的估测，燕国上都蓟城的东墙，大约在今正阳门西侧里许向南一线；她的西墙，大约在明北京外城西墙外里许向南一线；她的北墙走向，大体与辽南京城北墙重合，大约在明北京内城南墙以北里许的东西线上；她的南墙走向，大体与辽南京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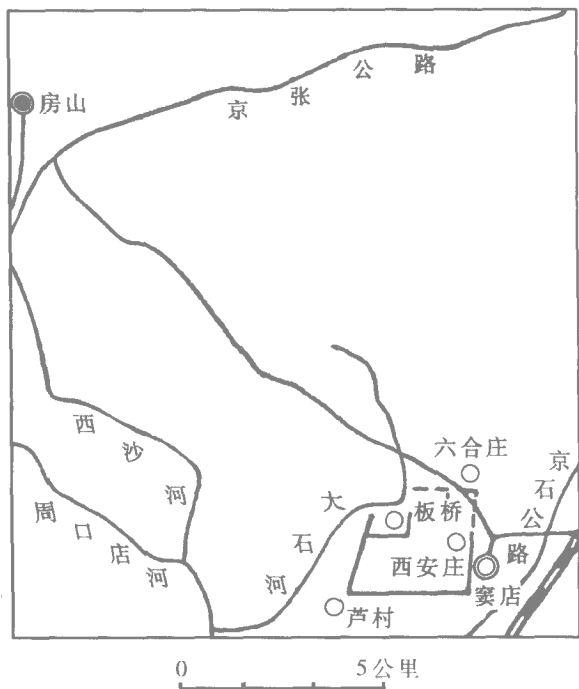


图 1 燕中都古城位置图

(采自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拒马河考古队《北京市婁店古城调查与试掘报告》,《考古》1992年8期)

的南墙重合,大约在明北京外城南墙以北里许的东西线上(图2)<sup>①</sup>。燕国五都中的其他两座都城,是位于今河北省雄县县城西北十余里“临易”和位于今河北省易县的“下都舞阳城”。这两座都城,也只在今北京房山区南界以南数十至

见拙作《燕亳与蓟城的再探讨》,《北京文博》1997年2期。

百里之间。燕国五都中有三都在今北京地区范围以内，另外两都也只距北京地区南界百里上下。燕国在北京地区范围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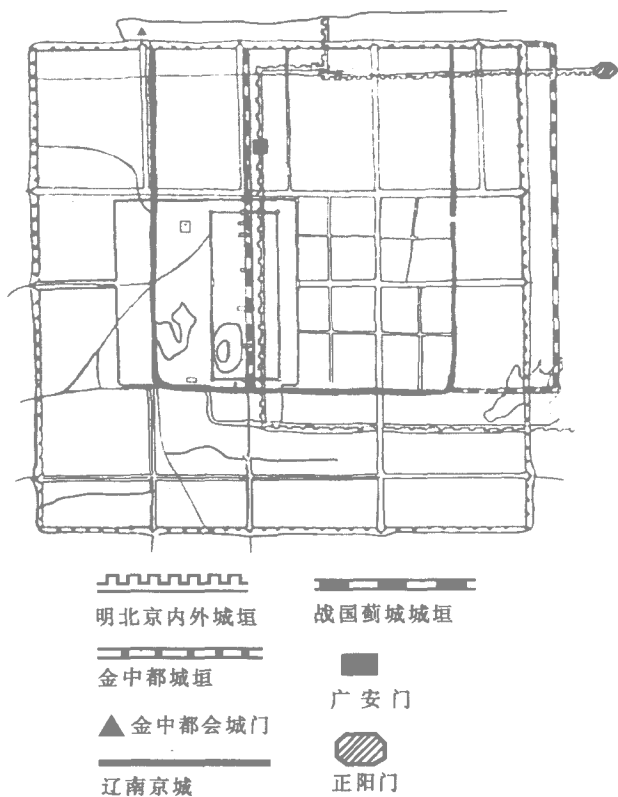






图 2 燕上都蓟城复原示意图

内的三座都城，特别是初都琉璃河董家林古城和上都蓟城，更是我们伟大祖国首都北京市的前身。因此，要了解北京的悠久历史，首先应该了解点儿燕国的历史。

## 2. 持重老成的青年王子——姬奭

在大约 3100 年前的姬周部族的都城周原岐邑，周人首领周文王姬昌的庶妻又给多儿多女的文王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这时的文王，正双手持着斟满美酒的爵杯在前殿大宴群臣。宫女们飞快赶来向他报喜，并传达王妃的心意，让文王给这个新降生的王子取个名字。文王看看自己双手正端着酒杯，高兴地说：“就叫他奭儿吧（奭在甲骨文是一人两手各提一只酒壶的形象）。二十多年后，姬奭已出落为一个持重老成的青年王子。别看他年青，说话办事却非常成熟稳当。凡是文王交给他办的事，无论是会见大臣，还是出使别国，姬奭都办得合体适宜，而且意志闲雅，风度翩然。不光臣僚们有口皆碑，就是他的父亲周文王也特别喜欢和看重这位庶出的王子。因此，凡有内政、外交上难题，周文王就经常让姬奭去操持。除了太子姬发（就是后来的周武王）以外，周文王最倚重的两个王子，就是王庶子姬奭和嫡妻所生的另一个贤能的王子姬旦了。姬旦最擅长处理周国族的内部事务，文王就把内政交给姬旦去办理；姬奭最擅长处理周国族与邻国的外部事务，文王就把外交让姬奭去主持。他们

自古公至文王时周都岐邑，又称岐周或周。其地在今陕西省扶风县与岐山县之间的周原地区。

甲骨文奭作、等形，其两臂所持之物则作、等形，分明是与“酉”字同形的盛酒容器陶壶、铜壶之类。故“奭”字本义，应是双臂各持一酒壶的祭祀者。文王双手持酒杯名其子为奭，乃是作者依据奭字本义虚构的故事情节。

俩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很快就成了文王开基立业的左膀右臂。

### 3. 出访江汉建奇功，姬奭封召公

周族由于受到荤粥戎狄的威胁侵袭，在姬奭的祖父古公亶父的率领下，不得不从世代居息的豳地向西迁徙，来到水草丰美的今陕西省扶风、岐山两县交界的周原，在那里重新安顿了下来，并以周原为族名，自称为周人。周人的远祖，本是五千多年前生活在燕山以北山地草原上的北狄黄帝族。黄帝族在阪泉、涿鹿大战先后战胜炎帝、蚩尤两族成为中原盟主以后，便有部分族民自今河北涿鹿盆地溯桑干河而上，来到了晋北高原。有些族民又从晋北西渡黄河，进入了陕西；有些族民则再沿汾河而下，然后从汾河下游西渡黄河，也进入了陕西。周人就是黄帝族从山西进入陕西诸部中的一支。他们在进入陕西以后，仍长期保留着北狄人穴居、游牧、渔猎等生活习俗。直到古公亶父迁居周原，碰到了早先便居息在那里的已由游牧转化为农耕的西羌炎帝神农氏后裔姜戎族，并娶了姜戎族酋长的女儿太姜为妻以后，周人才开始转化成了以农耕为主的部族。以古公亶父为酋长的周族与姜戎族通过婚姻结成了巩固的政治联盟，周人依靠这个姬姜联盟对周围的部族又打又拉，很快就成了在商的西土一个强大的方国。商王帝乙初年古公卒，其子季历继立。不久，季

参见拙作《阪泉、涿鹿大战前后黄帝族的来龙去脉》，载《北京文博》1998年4期。

历就被商王帝乙封作了西伯。季历即位后，又出兵今山西汾河流域征伐那里的燕京、余无等戎狄部族，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季历的胜利和周人势力的急剧膨胀，引起了商王朝强烈的不安和猜忌。于是，商王便找了个借口，设计杀害了季历。

继季历为周族酋长的是其子姬昌，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文王。别看姬昌初即位时年青，却比他的父亲季历有心计得多。他看到商朝仍十分强大，自己不能像父亲季历那样炫耀武力，四处征讨，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就向商王朝外示恭顺，年年朝拜，岁岁进贡，甜言蜜语，好话说尽。哄得商王团团转，又任命姬昌作了商朝的西伯，统领西方的各诸侯国。姬昌就在西土悄悄培植自己的势力。首先，他通过“有亡荒阅”（即一个部族有了逃亡的奴隶，其他所有盟好部族都要联合起来帮他到荒山野岭中去搜索，把逃亡的奴隶抓回来）和“田里不鬻”（即各部族奴隶主的田产固定为该族世代所有，任何人不得买卖）两项政策，拉拢了陕甘地区绝大多数的方国部族。经过几十年的养精蓄锐，周族及其盟国的实力已壮大到了连中央政权商王朝也对他望而生畏、无可奈何的地步。于是，姬昌便公开与商朝翻脸，率军猛烈攻击商朝在西土的忠实盟国崇国，并一举消灭了这个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以东的崇国。灭崇以后，姬昌就把周国的都城从周原岐邑，东迁到了今西安市西郊沣河西岸的沣。他筑了一座都城，取名叫沣京。从此，姬昌便宣扬自己是受命于天的人王，自称周王。

周王姬昌在灭崇迁沣称王以后，为了对付商王朝可能的镇压征讨，迫切需要联络更多的诸侯方国与他结成政治同

盟，共同翦灭商朝。当时江、汉、汝、沱流域诸方国的势力特别强大，如果能把这些方国都争取到周人这边来，周人灭商的大业就不愁不成功了。那么，派谁为特命全权大使，出访江、汉、汝、沱流域诸方国，传达自己的旨意呢？周王姬昌很自然地就想起了自己那个特别擅长外交辞令的王庶子姬奭。于是，他一面将内政交给了王子姬旦，一面便将出使江、汉、汝、沱流域诸国缔结扶周反商大联盟的外交使命托付给了王庶子姬奭。姬奭领命以后，便千里驱车，远访江汉。他到江汉诸国后，对各国诸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利害，告之以文王之仁与商纣之虐，很好地传达了周王姬昌的旨意。说得各国诸侯心悦诚服，纷纷倒向了周国。史书记载说，姬奭每隔一日就说服江汉一国的诸侯，为周国开拓百里的疆土。不久，江汉各诸侯国全部归顺周人，使周人三分天下有其二，商王朝成了只占天下三分之一的空架子。姬奭的这次出使，为周人反商统一战线的胜利结成，建立了丰功伟业；同样，留在周国处理内政的姬旦也日夜操劳，把建筑沔京、迁移族民、发展农业、征收赋税等内务搞得井井有条。文王姬昌为了犒赏自己的这两个得意王子，就把周人的故都岐邑一分为二，将其东半部定名为周邑，封给了王子姬旦，称周公；将其西半部定名为召邑，封给了王庶子姬奭，称为召公，姬奭从此也就被称作了“召公奭”。在选址构筑召邑之前，姬奭特地为此卜了一卦，并在卦兆的指

《诗集传》：（文王）徙都于沔，……且使周公为政于国，而召公宣布于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盖三分天下有其二焉。”《诗·大雅》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

示下选定了召邑的城址，构筑了召邑。事后，姬奭还把这个吉卦良卜铸刻在了一件青铜酒器（召卣）上。这件《召卣》，现藏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在清代皇家编纂内府藏器的（西清古鉴）一书中，《召卣》也有著录。当年召公奭的封地召邑，据近年有的学者考证，可能就在今陕西省岐山县城西南八里的刘家原，那里旧名召亭村<sup>②</sup>。

#### 4. 左右武王，把钺赞采克殷商

在周文王逝世以后，太子姬发即位为周王，史称周武王。召公奭作为武王的同父异母的庶弟和周国的开国元勋，与周公旦、太公望、毕公高等同为周武王的左辅右弼。

经过古公、季历、文王、武王四代的奋战开拓、积蓄经营，到周武王十一年（据近日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推算，应为公元前 1046 年）春，彻底摧毁腐朽的商王朝的时机终于成熟了。当年一月戊午，天下八百诸侯率师齐会于今河南孟津，歃血盟誓，要翦灭殷商。故而，孟津又被称为盟津。二月甲子日昧爽（相当于黎明）时分，武王率八百诸侯之师开进到殷都朝歌西郊的牧野，列阵陈师，再度大誓三军。商纣王闻讯，也发兵七十万人，赴牧野会战。武王派猛将、西羌姜戎族大酋长师尚父为先锋，率虎贲勇士三千人，首先冲入

（召卣）似有二器，一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著录于《故宫铜器图录》下·126 录；另一著录于《西清古鉴》。两器除铭文“召”外，皆有一组相同的易卦文。我的老师张政烺先生指出：“盖作邑时遇此卦，即以为邑。”

见庞怀靖《跋太保玉戈——兼论召公奭的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86年 1 期。

敌阵；随后亲自率领周公旦、召公奭等大将也相继冲入敌阵。周师士气高昂，无不以一当十，越杀越勇；殷军士气低落，十不当一，节节败退。这一仗，直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漂杵。最后，大批殷军阵前倒戈，殷师大败崩溃，商纣王退回朝歌的鹿台自焚而死。商朝彻底灭亡，周朝代兴。第二天，二月乙丑日，周武王在商朝的国社举行盛大的庆祝祭典。百名武士高举大旗为先驱，武王的胞弟叔振手扶着武王的常车（王者专用的大车），周公旦手把着象征王权的“大钺”，召公奭手把着象征王权的“小钺”，在左右夹辅着武王，向商王国社的大殿前进。进入国社大殿后，武王在“太卒”（一种殿内陈设）的左边即王位。武王的胞弟毛叔郑手捧着明水，卫康叔传礼司仪，召公奭手捧着敬神的玉帛，师尚父手牵着牛羊牺牲，太史尹佚宣读祭文，声讨商纣王的暴行。最后，武王大声宣告：“受天之命，革殷灭商”。随后，召公奭又受武王之命，驱车到牢狱，释放了被纣王囚禁的商朝贤臣箕子，亲切慰问，并赐贝千朋。

## 5. 大封功臣，召公奭加封北燕侯

周武王在其十一年二月乙丑日于商都国社举行克殷即位的大典之后，一方面命召公奭释放被囚禁的箕子；一方面又命毕公、卫叔出百姓之囚，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放钜桥之粟，赈济灾民，命闳夭封表商朝贤臣比干之墓，命宗祝告拜

这段文字，依据的主要是：《逸周书·克殷》、《史记·周本纪》（《史记·鲁世家》和《帝王世纪》）

上天，大飨三军。最后，命王弟管叔、霍叔、蔡叔监视商纣王的太子武庚禄父，留守殷都；武王本人则率群弟众臣、诸侯三军，班师西归。

同年四月庚戌日，周武王在镐京周室太庙举行隆重的燎祭仪式。堆积如山的木柴，燃起了熊熊的冲天大火。火光烟蔼上腾九霄，把周师牧野克殷的喜讯拜告皇天上帝和先祖太王、王季、文王。太庙大殿的供案上，鼎簋陈放着牛羊牺牲，盘中敬献着殷俘的首级。随后，宣读武功大成、克殷兴周的祭文。接着，周武王便大封先圣王后与功臣谋士。他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封夏后氏之后于杞，立殷商之后于宋。功臣谋士中，首先受封的是师尚父姜太公，封他到营丘为齐侯，封王弟周公旦到曲阜为鲁侯，封召公奭到燕为燕侯。同时受封的，还有武王的兄弟十五国，同姓四十余国。

在周武王所封功臣谋士、子弟宗室六十余国中，最重要是姜太公的齐国、周公旦的鲁国和召公奭的燕国。齐、鲁、燕所在的今山东、河北地区，是商人的老巢。牧野一战，虽然商纣王死了，商朝亡了，但商王室许多宗室故旧，如奄、薄姑、箕、孤竹等国，仍在山东、河北原封未动。他们人还在，心不死，随时准备着要推翻新兴的周朝，复辟商朝。武王把他手下最得力的谋臣武将与最亲近的姻亲宗室姜太公、周公旦、召公奭分封到山东、河北去作齐侯、鲁侯和燕侯，就是为了让它们为自己排难分忧，担负起镇抚山东、河北反周的殷商顽固势力的重任，成为周室设置的东土与北土的三

以上，本于《礼记·乐记》、《史记·周本纪》。

大屏障。

召公奭即将去作诸侯的燕国，原属商朝的北土。商朝封在北土最大的诸侯方国，就是作为殷商三仁（即三大贤臣）之一，商纣王叔父的箕子的封国。箕国的都邑，有可能就是位于今北京市城区以内而与箕同音相通的古蓟城。箕国是商朝北土诸方国的首领，北土其他小方国如孤竹、燕毫等都受他的控制。商亡之初，箕子被释虽很快就逃亡到了朝鲜，但箕国仍在他的子弟统治之下。他与商王室在北土的其他封国孤竹、燕毫等联合起来，仍然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反周地方政治势力。召公奭所封的燕国，就是在箕都蓟城以南百余里的商北土的燕毫国，都城就在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附近。周武王把召公奭封到燕国为侯，就是让他取代箕国，成为周室在北土诸方国的首领。但是，由于周初殷商反叛势力在山东、河北的强大存在，也由于立国之初百废待兴，周朝王室急需贤相能臣辅佐，因而召公奭与周公旦、姜太公一样，并没有立即奔赴燕、鲁、齐去就封立国，而是留在了周朝京城，辅佐武王，处理军国大事。一直到成王初年，周、召二公东征，平定三监、武庚与淮夷叛乱之后，召公奭才仿周公旦以元子（嫡长子）伯禽代就封于鲁的前事，也以元子克代就封于燕，正式在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一带构筑初都燕毫，安邦建国。而召公奭本人作为名誉上的燕侯，一直被奉为燕国第一代的开国封君。由于周代在今河南省滑县胙城镇一带还有一个姞姓的燕国，方位偏南；因此历史上把姞姓燕国称为南燕，将召公奭为开国封君的姬姓燕国称为北燕。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姬姓燕国立传时，标题才会写成《燕召公世家》；在谈到召公封燕时，才会写

作“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由于燕国的初都在今北京地区范围以内，武王封召公于燕又在周师灭纣之年；因此，北京市政府才把召公封燕之年，依据部分历史学家推算的公元前 1045 年，暂定为北京建城之年。而 1995 年，便是北京建城的第 3040 年。这一年，市府还组织举办了隆重的庆祝北京建城 3040 年的一系列活动。召公奭，作为北京地区古代历史上可以确认的最早、最高的行政长官，也永远值得我们北京人民怀念与尊敬。

## 6. 辅弼成王，位列三公为太保

雄才大略的一代天骄周武王，由于操劳过度而积劳成疾，在他率师克殷周后的第三年，也就是周武王十三年十二月，便扔下幼在襁褓之中的太子诵，撒手西归，溘然长逝了。周公、召公、太公三位重臣拥立太子诵即位，史称成王。周公为太宰太傅作首辅，代幼主成王摄政当国；召公为太保；太公为太师。这三公协力，共扶成王治国。这时，留在殷都作三监的管叔、蔡叔、霍叔对三公特别是周公手握摄政重权心存忌妒与不满，他们便派人在国中到处散布流言，说：“周公心怀不轨，早晚要篡夺王位，不利于幼主”。接着，他们便挟持商纣王太子武庚禄父，勾结山东商朝的盟国

关于召公封燕即武王伐纣之年，学术界共有二十多种不同意见，至今也没有定论。公元前 1045 年只是这二十多种意见中影响较大的几种中的一个。持这一意见的历史学家，主要是美国学者夏含夷，香港学者周法高和大陆学者赵光贤。提议将召公封燕之年作为北京建城之年的，则是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

亲族奄、薄姑和徐淮东夷，组成联军，西向伐周。一时间，四海沸腾，京师震动。周公旦与召公奭在这个新生的周朝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临危不乱，沉着应付。二人对内平息父兄之争，对外安抚列国诸侯。在成王元年夏六月，先将武王安葬在了毕原。成王二年，二人奉王命调集师旅，出兵东征。经过三年的连续征战，周、召二公率领的周师连克在卫地的管、蔡、霍三叔和在殷的武庚禄父之军，迫使管叔自缢而死，蔡叔被囚郭凌，武庚禄父仓惶北奔。周公又命其元子伯禽代替自己率军赴曲阜就封鲁侯，与就封齐侯的太公姜尚合兵夹击叛反的东夷奄、薄姑和徐淮诸夷。召公奭奉王命，册命齐太公姜尚，赐之以征伐五侯九伯的大权，寄之以夹辅周室的重任，赏之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的辽阔国土。目的是让能征惯战、威名远扬的姜太公，在平定东夷叛乱中充分发挥威力。奄、薄姑、邶、郟与徐淮诸东夷之族，闻听周公元子伯禽率师到曲阜就任鲁侯，要与齐太公联手镇压、统治他们，便先发制人，出师直逼鲁都曲阜。江汉地区原先臣服于周的诸方国，这时也人心浮动，摇摆不定。一时间，天下震动，曲阜鲁都战云密布，东郊的大门也紧闭不开。召公奭再度奉成王命出使江汉，很快便安定了那里各国的情绪。由于是老朋友，大家听召公一安抚，便坚定了归周的决心。鲁侯伯禽在费邑大誓三军，出兵与东夷叛反之族决战。周公与召公也亲临曲阜前线督战，姜太公也率齐师从侧后向东夷发起攻击。召公的元子克，作为周师中的青年将领，也率部下精兵参加了这场大决战。决战的结果，是东夷诸部之师被彻底击败，周师大胜。周师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攻克了东夷的邶、奄、薄姑等国族的都邑，

将东夷熊盈等族十七国的俘获殷民迁放到了周京沔、镐附近的九毕。年幼的成王，在周公、召公与太公的护卫下，还亲临东夷奄国的都城视察，史称“成王践奄”。

在东夷叛乱被彻底平息之后，原先反周的河北商族箕、孤竹等诸方国慑于周朝的兵威，纷纷上表归顺周朝，召公爽赴燕就封的外部障碍已宣告解除。但由于召公爽仍需留朝与周公共辅成王，经过请示成王恩准，召公也学周公的样子，让元子克代替自己赴国就封为燕侯，本人则仍留在周都作召公和太保，与周公同掌朝政。成王七年二月，燕侯召康公太保姬奭奉王命为成周洛邑卜选城址邑宅，史官为此作《召诰》。召公爽为洛邑相宅之后，周公奉王命往洛邑营建成周，史官为之作《洛诰》。同年，周公见成王已渐长，决定还政成王。但在成王亲政以后，周公仍然不放心，鞠躬尽瘁，大小事都管。同样对成王忠心耿耿的太保召公爽便对周公不太满意，误会周公是贪图权位，言谈话语中时有流露。周公发现与自己同时辅相成王的太保召公爽对自己有误会，便与召公爽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恳谈。周公说：“我的兄长君奭呀！商汤时有贤相伊尹，太戊时有贤相伊陟、臣扈和良卜巫咸，祖乙时有良卜巫贤，武丁时有贤相甘般，是他们保障了殷商国祚悠长。姬旦我不敢妄比前贤，但也要用伊尹、甘般的标准要求自已。我所以事事操心，就是为了忠事成王，将来也可以追踪伊尹、甘般啊！”召公爽听了这番肺腑之言，也为周公的赤胆忠心所感动，立即以他右相特有的若谷虚怀，与周公尽释前嫌。从此，他与周公对成王的辅佐更同心同德了。史官连忙纪录下了这件王室幸事，这就是《尚书·周书》